

# 巴爾札克和他的繆思們

阮若缺

欣逢巴爾札克在台灣特展<sup>註1</sup>，且展出十分成功，令人驚艷。巴黎巴爾札克之家館長卡尼爾先生並說，這也是有史以來全球最大的巴爾札克展。

巴爾札克雖僅享壽五十一（1799-1850），但閱人無數，光長篇小說就高達九十多部，刻畫了三百多個人物，這位文學拿破崙，以銳利的筆鋒，反映了十九世紀上半葉法國的社會氛圍，他的才華與愛情故事常為世人稱頌，從其創作或作品評介亦可發現女性對他的影響，研究作者感情世界與文學的關係是個有趣的議題，我們在此僅提及其中六位繆思。

首先是德·白尼夫人（Madame de Berny），她是一位舉止端莊高雅、善解人意的貴婦，育有九個女兒，但卻和個性粗暴的丈夫長年不和。巴爾札克是22歲時遇見45歲的德·白尼夫人，她甚至比巴爾札克母親還大一歲！他常去她家作客，日久生情，成為他終生的情婦。而巴氏每當於商場或情場失意時，都會回到她身邊找尋安慰或庇護，她和巴爾札克交往的時間最長，對他影響也最大。巴爾札克因和生母關係不佳，傾向喜結交年長女性，遇到德·白尼夫人時，她已為人祖母；她對巴氏不僅是朋友、姊姊，更像是母親，甚至可稱之為女神。《婚姻生理學》（La physiologie du mariage）（1829）一書裡的繆思就是她，她代表作者對女性的憧憬與失望。

而達邦代斯公爵夫人（La Duchesse d'Abrantès）是在41歲時認識27歲的巴爾札克，她

娘家與拿破崙家族過從甚密，丈夫又被拿破崙賜封為元帥和公爵，這顯赫的家世大大刺激了巴爾札克的佔有慾；而她豐富的閱歷和與上層社會的關係，都為作者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創作題材，如《三十歲的女人》（Les Femmes de trente ans）、《族間仇殺》（La Vendetta）或《一個晦暗事件》（Une ténébreuse affaire）都有跡可循。而達邦代斯公爵夫人出版的回憶錄，大受好評，巴爾札克的鼓勵與幫助功不可沒。

巴爾札克已有兩位貴族夫人成了他的情婦，虛榮心也得到莫大的滿足；然而他們畢竟都是母親輩的人，正值青壯年的他則急於尋覓新獵物，巴氏身材矮胖，其貌不揚，但擁有許多貴族女粉絲，德·卡斯提伯爵夫人（La Marquise de Castries）便是其中之一。德·卡斯提伯爵夫人有段無愛的婚姻，但後來與當時奧地利首相之子維克多·德·梅特里克邂逅，一見鍾情，甚至棄夫與情人私奔。不幸情夫罹患肺炎，英年早逝，自己也因墜馬，從此不良於行。德·卡斯提伯爵夫人雖仰慕巴爾札克，但任憑他使出渾身解數，她就是不從，對女人攻無不克的他，還是吃了敗仗。其實巴爾札克原先是勾引蘇瑪·卡羅（Zulma Carraud）未果，於是轉向德·卡斯提夫人，結果鎩羽而歸，又沮喪地回頭尋求德·白尼夫人的慰藉。巴爾札克的《德·朗傑公爵夫人》（La Duchesse de Langeais）敘述的就是巴黎女貴族玩弄德·蒙提渥將軍的感情故事；顯然，德·卡斯

提夫人便是德·朗傑夫人，德·蒙提渥則為巴爾札克被無情冷落的寫照。

此外，巴爾札克為了還債，大量寫作，但他得找個安靜的地方躲避債主，才能專心創作，於是便藉帕西街（Rue de Passy）購買了一處有兩個出口的房子，並雇用了一位女管家路易絲·伯紐（Louise Breugnot）。她雖對巴爾札克長期盡心盡力，但有自己的如意算盤。後來，她偷走巴爾札克與韓斯卡夫人之間的通信，揚言他若不賠償她的青春損失，就要拿給死要面子的韓斯卡夫人女兒看。巴爾札克頓時方寸大亂，賠錢了事。後來世人發現，路易絲可能是《邦斯舅舅》（Le Cousin Pons）中西波這個角色的藍本。

另外，喬治桑雖非巴爾札克的情婦，但兩人關係菲淺。他們相識初期的關係很火爆，因為巴爾札克本來是衛護喬治桑前夫朱爾·桑多（Jules Sandeau）的（1833年她離他而去）。但在1838年至1842年之間，兩人建立了友好關係，經常見面，後來，巴爾札克出版《貝雅提絲》（Béatrice），其中的卡蜜兒·莫班，靈感即來自喬治桑。1840年，他並在《兩個新婚女性之回憶錄》（Mémoires de deux jeunes mariées）中，獻題辭給她。巴爾札克過世後，喬治桑還為他的《人間喜劇》做注。

當然，巴爾札克的眾多女人裡，最常令人津津樂道的，也是巴爾札克一生中唯一的妻子——

韓斯卡伯爵夫人（Eve Hanska）。她原籍波蘭，丈夫是俄國權貴子弟，與沙皇一家熟稔。韓斯卡夫人是從巴爾札克作品中發揮想像力，寄託浪漫情懷，愛上作者的她先給巴爾札克寫了封匿名信，署名「外國人」（L'étrangère），巴爾札克嗅出她的不同凡響，急切與她聯繫，但又苦無地址，於是在報上刊登尋人啟事，結果居然有了回音，兩人從此魚雁往返；韓斯卡夫人並趁出國旅遊之際，與他約在第三國相會。不過巴爾札克在巴黎的緋聞，還有他揮霍無度的行徑，時有所聞，令她不敢信任他。但韓斯卡伯爵過世後，巴爾札克則展開瘋狂的追求，最後感動了韓斯卡夫人，巴爾札克終於如願以償，實現他終生追尋的目標——成為多金的貴族，然而好景不常，兩人完婚後不到一年，他便與世長辭了，之間四百多封信箋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，既是愛情小說、自傳，也是藝文界記事，並為《人間喜劇》做了作家的評注。

巴爾札克的女人緣，豐富了他的創作內容，也再現了19世紀法國的社會風貌，成為時代的歷史見證，更充實了世界文學的寶庫，他對全人類的貢獻是不可抹煞的，其批判精神更體現了作家的良知與職責，尤其巴爾札克驚人的創作力及努力，更值得後人師法。

（本文作者為政治大學歐洲語文學程法文組教授）

---

註解：

1. 2010年12月中旬在台南的台灣文學館展出，2011年2月底3月初將移師台北的台灣博物館。